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一至一百三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黄嘉績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一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理財上

上仁宗乞減省冗費

賈昌朝

臣伏見西夏僭狂出師命將以遺朝廷之憂臣竊謂此固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頗困是則

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以至於今未聞有所施行古者四方無事則修政令務稼穡倉廩有積穀府庫有羨財節用愛人以戒不虞卒有水旱寇攘之至而無所憂自三代而下稱王業盛者唯漢爾文景以恭儉故風俗厚財用足至于武帝務勤征伐始算緡錢榷酤以助軍旅之給而天下蕭然矣至昭帝議鹽鐵罷榷酤省徭役篤耕種凡侵蠹民利者一切寬貸之時賜租賦使民得以足衣食內則省宰夫樂工希文景之風

以厚儲蓄數百年間四夷咸服百姓不厭漢德者無他道也節用愛人崇本抑末之所致也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邊陲雖寧而兵備不省傜役雖簡而農務不篤外厚幣聘而内豐廪藏自餘虚用冗費難以悉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財可自足陜右河朔歲須供饋所仰者淮南江東數十郡爾故田税不足重以榷禁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俗蠶食為害

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民力農所以困國之儲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靡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事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戸賦輸僅能了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内府况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虚實矣臣又嘗掌京廪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所蓄聚不盈數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

民儻有水旱頻仍之災軍戎調度之急計將安出哉願陛
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已來迄於景祐凡
百用度靡有巨細校其所入所出之數約以祖宗舊制
其不急者皆省罷之寶元元年上時為天章閣待制

上仁宗乞減省冗費　　　韓琦

臣准敕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
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較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
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師中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

奏定奪減省聞奏竊以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
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
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在京諸司庫務
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在甚為騷擾臣輒上言若
檢尋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
若不能節用乃是徒摭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
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
不齊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絕結了當今陛下崇恭儉

之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祐年逐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虛用勞費淹滯無成況今西鄙設備聚財實邉之費所宜移茲冗用以助兵需豈可遷延歳時不求速效臣欲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後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不必年分整齊但見得宫中支用顯有虛費即定奪減省聞奏臣伏覩古先哲王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庶省分

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風靡而響應之也雖有僥倖覬覦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興造怨語動惑衆心何則上躬行而下之所勸也臣愚欲望陛下飭宫掖之間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之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内内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流謗斷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充足且内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

累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名有攸司冗費之敝必能知悉仍乞特降敕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副使發運司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管當官員除官吏兵馬請給則例自來已有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有虛費可以省減者即具利害擘畫聞奏降下依敕定奪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司具狀陳述如顯然

大段減省得宮中錢物其起請官吏即乞特行酬奬臣備員諫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罄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寶元二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論三冗三費　宋祁

臣伏見西賊叛逆未即梟截申命將校警飭邊陲陛下日昃憂勤特軫調發内經聖慮旁咨羣謀臣誠不肖竊用感憤以為勇夫扞外儒者計内合為威略以行天誅則跳梁小醜指期烹醢故敢妄陳愚見以佐萬一臣聞

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在易聚人在書八政誠聖人所以一天下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量入為出故天子不得私焉傳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乏三歲之儲南方冶銅匱乏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凋困其故何哉良由取之既殫而用之無度也臣不能悉知朝廷之經費且以臣素所見者言之何者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而更欲興數十萬衆以事夷狄無謀甚矣陛下誠能超然遠覽

燭見根本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尚可曠焉髙枕無匱乏之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無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今陛下下詔於此斷自今日僧尼道士已受戒具者且使如舊其在寺帳為徒弟子者悉還為民勿復歲度而州縣寺觀留若干所僧尼道士定若干人且令後來之數不過此此策一舉可得耕織夫婦五十萬人則一冗去矣今天下廂

軍不擇孱小尫弱悉皆収酙本不知兵亦且月費廪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為盜賊者不可勝筭朝廷每有夫役更藉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厢軍可令驅以就役方且别給口券閭望賜錢二端相率不便明甚陛下若敕天下厢軍今日以後除州軍須要防禦别留三百人自餘更不收補已在籍者許備役作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常以

十二加之遷代罪謫足以無乏令則不然一官未缺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紫成林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陛下誠能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為定法自今以往門蔭流外貢舉之色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闕官計員補吏內則省息奉廩外則靜一浮華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若七日若一月若四十九日各挾主名未始暫停至於蠟蔬膏麪酒稻

錢帛百司供億不可貲計而主者旁緣利於欺攘故奉行崇尚峻於典法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爲名欲令臣下不得開説臣愚以爲陛下上事天地宗廟次事社稷百神醴酪粢盛犧牲玉幣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薦之足以竦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道場齋醮希屑屑之報哉是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而獲利耳陛下若斷自聖慮取必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修開啓有時賜與一度則一費節矣二曰京

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他處帷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齊民而又競飾神祠爭修塔廟皆曰不費官帑自募民財此誠不逞罔上之尤者夫民藏於國國藏於民財不天來而由地出也役不使鬼而待人作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伏望陛下切勑州縣普令罷止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全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公用之設所以勞衆而饗賓也今則

不然罷黜大臣率叨使相安民都邑普蒙公用取生人資力為無功之奉養坐糜邦用莫此為甚伏望陛下實惜名器使授受唯才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三冗已去三費已節用度必饒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溢舊規請自乘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然後天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揺師役可舉雖

使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蠢爾戎酋可玩之股掌中矣寧與今日誅求財用課鹽榷茗為戚戚之計者同年而語哉臣誠狂妄不曉禁忌輕進愚策惟陛下裁赦其辜寶元二年上時為三司度支判官

上仁宗論民不可不恤財不可不通

蔡襄

臣伏覩陛下賜三司紬絹詔書曰使斂無暴橫而公需足民無愁痛而國用登陛下視赤子有父子之慈臨萬

物有天地之施不緣嗜愛而率斂於下每因匱乏而資助於中有以見陛下克己恭勤愛民切至德音屢降聖慮彰深庶官所宜奉行百姓固當少息然而殘苛之吏未已供應之家轉勞陛下恤黎庶之心翻無實事海内仰朝廷之令悉是空言首尾乖違弊病安在臣以貧賤之迹叨耳目之官細民疾苦之情天子未聞之事俱合陳論伏自羌賊負恩天兵致討備禦之處數千里更戍之役五六年飛輓芻糧繕修器械於是不時之斂作焉

無名之賦與焉言利之臣出焉緣奸之利起焉酏取相仍蠹傷滋甚供軍之利制作多門任土之求有無不一金穀之職轉遷靡常管庫之司給納是利前符未至後令已行州縣承風急於星火乕者先期集事曲施酷毒之威貪者與吏通謀力恣誅求之害以欺罔窮愚為智有作者茍得而必行以攘奪豪富為公當權者避嫌而不主破家流離之苦十室九空呼天告訴之詞萬人一口原其本末皆有因緣挾私雠者有之為身計者有之

只如陝西榷鹽江南議鐵增添酒課採取銅苗移東就西措無為有或賜章服或改職名或與遷官或承奬詔所以爭求目下錙銖之利不為日後久遠之謀臣竊謂朝廷推賞不責其實之所致也倍添屋税鬻賣官田刷江淮見鏹上供欠商賈便錢不給配物於不產之所嚴程於可緩之期如此之類三司之過也借買銀絹預折田苗逼抑之錢名為勸誘高下物估官取羸餘如此之類轉運使之過也貧富不均姦貪不禁妄為退剥故作

滯留殺牛納皮仍科徒罪償官竭産吏虐親鄰如此之類郡縣之過也觸類滋長不可殫論洶洶生民若在風濤之上嗷嗷四海偷爲旦暮之安遠近之情若斯國家之患未已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聞財聚則人散財散則人聚是知民不可不恤財不可不通若專奉公家不究民病所得則寡其失則多臣非不知吏員軍旅之繁郊廟宴錫之廣北有餌敵之費西有禦寇之須常賦既不足充遺利必當悉取臣又非敢固興恤民之論

務黜言利之人孰髙古之虚文遺當世之切務所巽言利者上能資於國下不害於民饒益既多孰云不賞所可痛心者明知無利冒怨而行幸可寛期力為督迫自古剥下無厭而民不亂誅財無已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昔漢武帝逺事征伐筭及舟車四方凋殘大業幾喪以至下哀痛詔封富民侯雖僅安全而劉氏之不亡者如綫矣唐德宗朝盧杞輩専為刻剥税椽僦櫃别檢促追掊虐平民都下尤甚涇兵乘怨徑入長安驅呼市人

用此藉口臣竊思今日之事兵不得已而用財不得已
而求然漢唐致危亂之因種種略施行矣况復寇盜未
平干戈未息或百姓之心揺動顧天下之計如何伏望
陛下踐詔書之言推實事於下民不勝困在精擇郡縣
撫養之人利不可遺在博求錢穀通流之術所入之賦
有常而所責之數無極則去大冗而節煩費所得至薄
而歛怨至深則去小利而存大惠上下相濟公私兩行
伏惟祖宗不拔之基全付陛下朝廷更張之事更待何時

願陛下申戒大臣力求衆弊以幹家之術而憂國以恕己之誠而及人使百姓之心不摇則天下之計大定言先於事多為迂濶之謀事至而言無救阽危之禍臣憂深語切意拙文繁陛下儻賜詳觀於時實有裨補臣所言民間疾苦及處事有乖方列之於左臣所聞見民間疾苦不敢備載粗舉一二條所兾上達宸覽知天下有如此事其間起請者乞賜施行

慶歷四年上時知諫院中書批四月二十九日進呈奉聖旨送三司相度以聞襄續上奏云數内一條臣所謂殺牛納皮仍科徒罪諸州造甲須用牛皮作綫穿聨自前條貫

私家敢藏牛皮科罪更出賞錢所以民間牛皮多已入官然官中不合湏要配百姓臣見潤州見配到甲數工匠至少計工三四年亦未了當本州郡計所用牛皮只限一月送納其皮只作甲線又定下闊狹尺數稍小者即退百姓浙中不産黄牛盡是過江收買程限急切至殺牛納皮稍小納不中官州縣捕捉又科殺牛之罪臣不知生民何辜受此苦毒中書批九月六日進呈奉聖旨送三司並依所奏施行

上仁宗論民力大困起於兵多

張方平

臣昨曾約計天下財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於兵因勘會自寶元慶歷後内外增置禁軍歳給錢帛

糧賜等數進呈乞朝廷圖議其事有以弛張之伏以太祖皇帝取荆潭收巴蜀廣南江南備晉冦禦西戎北敵計所蓄兵不及十五萬國初得周兵十二萬後平蜀揀其精兵止留一百二十人及乾德中選揀中外之兵止存十萬蓋極精銳也後乃益增及十五萬兵爾太宗皇帝平太原備邊賊禦北敵科簡軍旅增修兵備志在收取燕薊然蓄兵不過四十萬人先皇咸平中備邊賊禦北敵蒐募戰士至五十餘萬人及契丹請和祥符以後稍稍銷汰弛牧馬地給耕民先帝嘗語宰臣曰天下兵馬之數雖不少精銳者鮮且今之兵與古不同

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得衣食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謹於選練向歛中曰軍額漸多農民轉耗近淮詔旨已住召募斥去疲老退減冗食帝曰卿等常宜講求務為經久之要邊將占兵自固者輒罷之先帝常詔環慶路減神勇兵還營周瑩言當路兵數非多未敢便減上曰西邊雖得芻糧每歲役民輸運瑩無心惜民亦可知矣即以曹緯代之至於寶元幾四十年可謂又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始籍民兵俄命刺之以補軍籍遂於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軍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二百八十八指揮此其尤多者它不具載既而又置宣毅於江淮荆湖福建等路淮南三十二兩浙二十二江東十三江西十七湖北

十七湖南十一福建十二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百萬其鄉軍義軍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半分剩員等不列於數連營之士日增南畝之民日減邇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織婦莫能給其衣食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虛而此冗兵狃於姑息寖驕以熾漸成厲階然且上下恬然不圖云救唯恐招置之不多也且太祖訓兵十萬人以定天下今以百萬人為少此無他耳各苟及身之安莫爲經久之慮也夫

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經久者陛下國家之計今負販之家猶汲汲於擔石之備安有慮不經久而可以保天下者哉比歲以來三路入中糧草度支給還價錢常至一千萬貫上下邊費如此何以枝梧臣較今大計加之百萬不為益減之百萬不為損而比來鬻官六千緡者與簿尉萬緡則殿直諸監莞場務官準課程以立賞格收贏至二三千緡即以次遷陟不知賣官遷官幾何員數可供三路一歲糧草之費是謂聚畎澮之微供尾閭

之泄也淺陋之人更言遺利以裨經用末已夫財計盈
虛國事安危繫諸兵而已矣景祐以前兵五十萬三司
財用無餘及今而加一倍則何以得足臣近約度今年
在京支計前已進呈只是準擬常程用度圓融變轉僅
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因之以横費加之以饑饉雖有
智者亦恐難以善其後矣况臣之愚敢期克濟惟社稷
之福祖宗之靈陛下至仁盛德有以感格天地降之以
善祥報之以有年則兆民之所賴也若觀諸人事臣愚

竊甚寒心伏望令中書樞密院檢會臣前奏審知計度聽於聖斷早為之所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慶歷六年十二月上時權三司使

上仁宗乞裁減內外費用　張方平

臣伏以天下承平為歲深遠而國用不足民力益困令聚師境上調費寖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茲火急特在陛下身先於率下惟事事乃其撙約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

殊爲菲薄而茲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蓋
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横敢爲欺誣仰恃仁慈緣
爲姦獘且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爲上供故
外人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庫乃羣
下優年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爲
心彼婦人宦者何煩過爲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
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官司帳籍如
内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所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

以一言裁减之恩為萬方富庶之本兆民所頼為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體例夫豈逺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勵以效命士民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於外諸司庫務凡百横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諳曉時務之士三兩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唯是左右主掌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内可以集國計

外可以成武功效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急務也慶歷六年十二月上時同賈昌朝等定奪

上仁宗乞減冗雜節用度　包拯

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竊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自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

寖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之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僅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蔭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一萬七千匹貫石兩支四千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九百匹貫石兩

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匹貫石兩慶歷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石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石兩況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

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歲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臣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欲拯其弊當治其原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拯之過矣伏望上體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困謂

設官太多也則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兵太衆也則宜罷絕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工不急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者並除之省禁中奢侈之僭節上下浮枉之費當承平之代建長安之策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皇祐二年上時以戸部副使知諫院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一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理財中

上仁宗論理財三事乞置總計使

司馬光

臣聞昔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不穀乎范文子

曰唯聖人能外内無患然則歲小不登邊鄙有警未必非國家之福也伏見今春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於内公卿惶恐於外豈不以公私之積素不充實若遇饑饉將無以相恤乎一朝京師得雨遠方未徧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為念陛下安知來歲之旱不甚於今歲乎盖天降災沴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堯舜所不能免也即不幸有大水大旱方二千里戎狄乘間而窺邊細民窮困而為盜軍旅數起久未有功府庫之蓄積已竭

百姓之生業已盡陛下當此之時將以何道救之乎臣不知陛下與公卿大臣以此為必無而不足憂乎將以為有之而不為之備俟事至然後憂之也雖以陛下之聖明得益稷太公以為輔佐臣以為不及矣何則聖賢之治皆積以歲月然後有功欲天下之家給人足固不可一日具也周易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思患而豫防之此其時矣失之愈遠救之愈難奈何日復一日取適目前而已矣晉武帝時何曾謂其子孫曰吾

每見主上所説皆平生常語未嘗及經遠大計吾子孫其及於亂乎其後五胡爭亂中州覆没生民塗炭幾三百年由是觀之上下偷安不為遠謀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詩曰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方今之政何以異此此臣之夙夜所為痛心疾首者也古之王者藏之於民降而不能乃藏於倉廩府庫故上不足則取之於下下不足則資之於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今

民既困矣而倉廪府庫又虚陛下儻不深以爲之謀臣恐國家異日之患不在於他在於財力屈竭而已矣今朝廷不循其本而救其末特置寛恤民力之官分命使者旁午四出争言便宜以變更舊制米鹽之事皆非朝廷所當預者張設科條不可勝紀或不如其舊益爲民患或朝三暮四移左於右其間果能利民者不過放散縣官之物以予民耳是誠損上益下王者之仁政也然臣聞古之聖人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上有餘財然後推

以子民是以上下交足而頌聲作矣今入者日寡出者日滋其竭可立待也公家既竭不取諸民將焉取之是徒有利民之名而無利民之實果有益哉夫寛恤民力在於擇人不在於立法若守令得人則民力雖欲毋寛其可得乎守令非其人徒立苛法適所以擾民耳自置此官以來於今累年臣訪之民間未聞其困獘小瘳於前也然則為今之術奈何曰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損浮冗而省用之何謂隨材

用人而任之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雖周孔之材不能徧為人之所為況其下乎固當就其所長而用之令朝廷用人則不然顧其出身資叙何如耳不復問其材之所堪也故在兩禁則欲其為嚴助司馬相如任將帥則欲其為衛青霍去病典州郡則欲其為龔遂黃霸尹京治縣邑則欲其為張敞趙廣漢司財利則欲其為孔僅桑弘羊世豈有此人哉故財用之所以匱乏者由朝廷不擇專曉錢穀之人也國初三司使或以諸衛將軍諸

司使為之判官則朝士曉錢穀者皆得為之不必用文辭之士也先朝以數路用人文辭之士寘之館閣曉錢穀者為三司判官曉刑獄者為開封府推判官三者職業不同趣舍各異莫相涉也然後人主以時引對訪問以察之使令以試之積久以觀之覈其真偽辨其臧否考其功效然後進之退之退之未必歷其職者皆須進用不可復退也故羣臣各宣其用而萬事交舉矣夫官久於其業而後明功久於其事而後成是以古者世官相承

以為氏姓先朝陳恕在三司十餘年至今稱能治財賦者以恕為首豈恕之材智獨異於人哉盖得久從事於其職故也至於副使判官堪其事者亦未數易也是以先帝屢行大禮東封西祀廣修宫觀而財用有餘者用人專而任之久故也近歲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多用文辭之士為之以為進用之塗不復問其習與不習於錢穀也彼文辭之士習錢穀者固有之矣然不能專也於是乎有以簿書為煩而不省以錢穀為鄙而不問者

矣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郵舍或未能盡識吏人之面知職業之所主已捨去矣臣頃判度支計院甫二年耳上自三司使下至檢法官改易皆徧甚者或更歷數人雖有恪勤之人夙夜盡心以治其職人情稍通綱紀粗立則捨之而去後來者意見各殊則鄉之所為一皆廢壞況怠惰之人因循苟且唯思便身不顧公家者乎如此而望太倉有紅腐之粟水衡有貫朽之錢臣未知其期也凡百官莫不欲久於其任而食貨為甚何則二

十七年耕然後有九年之食今居官者不滿三歲安得有二十七年之效乎臣愚以為朝廷宜精選朝士之曉練錢穀者不問其始所以進或進士或諸科或門䕃先使之治錢穀小事有功則使之權發遣三司判官事及三年而察之實效顯者然後得權三司判官事又三年更有實效然後得為正三司判官其無實效者退歸常調勿使收用其諸路轉運使不復以路分相壓使之久於其任有實效者或自權為正自轉運副使為轉運使

無實效者亦退歸常調勿復收用每三司副使闕則選三司判官及諸路轉運使功效尤著者以補之三司使闕亦選於副使以補之三司使久於其任能使用度豐衍公私富實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而勿改其職如此則異日財用之豐耗不離於已不得諉之他人必務為永久之規矣其文辭之士則自有資望不必使為錢穀之吏以輕之也何謂養其本源而徐取之善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也不

善治財者反此夫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倍收而租有餘矣工盡巧則器斯堅而用有餘矣商賈通流則有無交易而貨有餘矣彼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自謂能治財者臣見之矣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捃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為冦攘者也奸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必曰養其所自來而收其所有餘則聞者以為笑矣夫使稼

穡者饒樂而惰游者困苦則農盡力矣堅實便用者獲
利浮偽侈靡者不售則工盡巧矣公家之利捨其細而
取其大散諸近而收諸遠則商賈流通矣農工商賈皆
樂其業而安其生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夫農天下之
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豈獨輕之又困苦
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
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貿其穀以應官司之求歲
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塡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

而縁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廪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凡農民租税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歲豐則官為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按籍簿賙贍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

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為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彼百工者以時俗為心者也時俗貴用物而賤浮偽則百工變而從之矣時俗者以在上之人為心者也在上好樸素而惡浮侈則時俗變而從之矣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工緻為上華靡為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彼商賈者志於利而已矣今縣官數以一切之計變法更令棄信而奪之彼無利則棄業而從他縣官安能止

之哉是以鹽茶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然則縣官之利果何得哉善治財者不然將取之必予之將斂之必散之故曰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此乃白圭猗頓之所知豈國家選賢擇能以治財用其智顧不如白圭猗頓耶患在國家任之不久責近效而遺遠謀故也夫伐薪者惜其條枝養其本根則薪不絕矣若并本根而伐之其得薪豈不多哉後無繼矣是非難知之道也然有司不為者彼其心曰吾居官不日而遷不立效於目

前以自顯顧養材以遺後之人使為功吾何賴焉是非特有司之罪也亦朝廷用人之法驅之使然也何謂減損浮冗而省用之昔太祖初得天下之時止有一百一十一州耳江南兩浙西川富饒之地皆為異域又承五代荒亂之餘府庫空竭豪傑棊布於海内戎狄窺覦於邊境戎車歲駕四方多虞當是之時内給百官外奉軍旅誅除僭偽賞賜鉅萬未嘗聞財用不足如今日之汲汲也陛下承祖宗之業奄有四百餘州天下一統戎狄

款塞富饒之士貢賦相屬承平積久百姓阜安是宜財用羨溢百倍於前奈何竭府庫之所蓄罄率土之所有當天下無事之時遑遑焉專救經費而不足萬一有不可期之災患將何以待之乎夫以國初之狹隘艱難財用宜不足而有餘今日之廣大安寧財用宜有餘而不足陛下亦嘗熟思其所以然之理乎得非太祖所養者皆有功可用之人陛下所養者未必盡有功可用乎臣竊見陛下天性恭儉不好侈靡宮室苑囿皆因祖宗之

舊無所更造或隳頽荒翳不加修治飲饍衣食器皿帷帳適足供用不極精華或苦惡弊綻亦不更易雖唐虞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殆無以過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恠時時鮮明唯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厭舊而好新月異而歲殊是以費用不足則請求無厭匄貸不止甚者或依憑詔令以發府庫之財假託供奉以靡縣官之物真偽莫辨多少不會陛下聖度寛仁

不欲拒塞惡聞人過不加案詰至於頒賜外廷之臣亦皆踰溢常數不循舊規如鄉者皇女初生所散包子之類費用不可勝紀臣嘗聞耆舊之人言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月給大抵倣此非時未嘗輕有賜予亦不甚豐竊聞近日俸給賜予比於先朝何啻數十倍矣漢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夫等猶不可又況過之是以祖宗之積窮於賜予困於浮費臣不能知其詳以外望度之十耗七八矣內藏已虛

而浸淫於左藏矣夫府庫者聚天下之財以為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祖宗所為置内藏者以備饑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内藏庫專以内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若皆以奉養賜予而盡之一旦有饑饉兵革之事三司經費自不能周内藏又無所仰斂之於民則民已困竭得無狼狽而不支乎此臣夙夜所懍懍也今陛下所以有唐虞之德而無唐虞

之治者其失在於不忍而好予不忍則不誅有罪好予則不待有功不誅有罪則奸邪欺罔而不忌不待有功則貪侫儌倖而無厭治道之所以不格於上下者凡以此也昔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彼小國諸侯猶能重賞如是而國以富强况以四海之主不行無功儌倖之賞杜塞甘言悲辭之請則唐虞之治何遠

之有哉夫府庫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銖寸寸而誅之令以富大之州終歲之積輸之京師適足以供陛下一朝恩澤之賜貴臣一日飲宴之費陛下何獨不忍於目前之羣臣而忍之於天下之百姓乎夫以陛下恭儉之德擬乎唐虞而百姓窮困之獘均於秦漢秦漢竭天下之力以奉一身陛下竭天下之力以資衆人其用心雖殊其病民一也此臣之所以尤慼慼者也又宫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

衆庶之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為之貴近之所好則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是以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畎畆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鄉之所有今人見之皆以為鄙陋而笑之矣夫地之產有常而人類日繁耕者寖寡而游手日衆嗜慾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又府史胥徒之屬居無廩禄進無榮望皆以陷民為生者也上自公府省寺諸路監司州縣鄉村倉

塲庫務之吏詞訟追呼租税徭役出納會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遺則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壞産者非縣官賦役獨能使之然也大半盡於吏家矣此民人之所以重困也又國家比來政令寛弛百職隳廢在上者簡倨而不加省察在下者侵盗而恣為奸利是以每有營造貿置其所費財物十倍於前而所收功利曽不一二此國用之所以尤不足者也又自古百官皆有常員而國家用磨勘之法滿歳則遷日滋月益無復限極

是以一官至數百人則俸禄有增而無損矣又近歲養兵務多不務精夫兵多而不精則力用寡而衣糧費衣糧費則府庫耗府庫耗則賜賚稀是以不足者豈唯民哉兵亦貧矣策之失者無甚於此也凡此數事皆以竭民財者陛下安得熟視而無所變更耶臣愚伏願陛下觀今日之弊思將來之患深自抑損先由近始凡宗室外戚後宫内臣以至外廷之臣俸給賜予皆循祖宗舊規勿復得援用近歲僥倖之例其踰越常分妄有干求

者一皆塞絶分毫勿許若祈請不已者宜嚴加懲譴以警其餘凡文思院後苑作所為竒巧珍玩之物不急而無用者一皆罷省内自妃嬪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麗之物夸眩相高及貢獻賂遺以求悦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毁其物於四達之衢專用樸素以率先天下矯正風俗然後登用廉良誅退貪殘保祐公直消除奸蠧澄清庶官選練戰士不禄無功不食無用如此行之久而不懈臣見御府之財將朽蠧而無所容貯太

倉之粟將彌漫而不可蓋藏農夫棄糧於畎畝商賈遯財於道路矣孰與今日汲汲以應目前之求懔懔以憂將來之困乎夫食貨者天下之急務今窮之如是而宰相不以為憂意者以為非已之職故也臣願陛下復置總計使之官使宰相領之凡天下金帛錢穀隸於三司如內藏庫奉宸庫之類總計使皆統之小事則官長專達大事則謀於總計使而行之歲終則上其出入之數於總計使量入以為出若入寡而出多則總計使察其

所以然之理求其費用之可省者以奏而省之必使歲餘三分之一以為儲蓄備禦不虞凡三司使副使判官轉運使及掌內藏庫奉宸庫之官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若總計使久試無效則乞陛下罷退其人更置之議者必以為宰相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不當領錢穀之職是皆愚人不知治體者之言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奏庶艱食貿遷有無地平天成九功惟叙周禮冢宰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之法治財

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職也今譯經潤文猶以宰相領之豈有食貨國之大政而謂之非宰相之事乎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愚臣之所知也臣不勝狂愚犯忌諱惟陛下裁察嘉祐六年上時同知諫院

上神宗論國計　張方平

臣竊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衰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謂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縁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食貨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日天下之勢也臣在仁宗朝慶

歷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

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理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

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

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歷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

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

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其徒初置壯城牢城備

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

幾等此其歲增衣糧幾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

不困臣慶歴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税歲課比景徳會計録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徳中收商税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歴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徳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歴中收一千七百十萬餘貫景徳中收鹽税課二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歴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浙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匹慶歴中乃至

三百萬匹自爾時及今又二十年但聞比校督責不聞有寛減也如此峻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大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之餉皆匄百姓至挼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賦之至可謂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營救寳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

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糧草在京支還交鈔錢銀物帛一歲約支一千萬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内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内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匹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於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大不幸變故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虚匱宿藏舊積葢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

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歛必降宣是祖宗規模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敝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於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

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為制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故齪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歳不我與雖噬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廹急不勝憂憤輒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治平四年

閏三月上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二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

宋 趙汝愚 編

財賦門

理財下

上神宗乞去三冗

蘇轍

臣聞善為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其所當先者為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為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登

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嘗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為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莠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不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欲求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強

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為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為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

無欲而不遂今也為國歷年於兹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變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以為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

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茍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
致於跬步茍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
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
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
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茍加之以兵此非
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
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
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

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穫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終卒至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繼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糧運之吏備

沿邊三歲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末也何者秘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効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事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

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

吏之説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下上下相

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填堙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偽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為窘則濫亂濫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闢其隘今也毆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

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妄求故不敢輕為士為士者皆其脩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度未有不可為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

有不捨其舊而為士者也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産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

將不黜而自減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勌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者也則其為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喜其壯而已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而已如憐其老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為有遺才焉則今所謂

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為後者世世禄仕於朝襲籍綬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居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為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

眾也臣以為不然主大計者必執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偽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運相鉤較足以為不失矣然世常以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

而後已夫茍轉運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轉運使與故臣以為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司三司歳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絶亂法之弊茍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謂拂世戾俗名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

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為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義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義其為怨也不直是以善為國者循理而不卹怨知其無能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為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

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為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考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為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鈞之為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以來未有

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為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而無過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

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况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致某贜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茍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説曰

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熈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内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名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寳元慶歷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邉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闗中之兵至於二

十八萬舉雍熈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隷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爵禄百金不能知敵之

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士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
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為多
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
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
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勲等
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賛姚内斌董遵誨王彦升馮繼業
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
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

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藉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

緡百需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為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户苟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果能知敵之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綵則多而三十萬

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闗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脩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閒諜之士以為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彊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熈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

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蓄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

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為内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輯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宗室之盛未見有過此時者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

之衆宫室不能受無親疎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茍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為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為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

迭毀春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為王王之庶子猶有為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為凡今宗室宜以親疎貴賤為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禄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

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効而其不任為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為廬舍而廪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為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彛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

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踈屬王者降為公夫自王而為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令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内外之異宜無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為國者苟失

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茍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政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斃於道路月廪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

返數千里饑寒困廹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全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也臣願更為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四分之其二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班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濵江之民以其船為官運者不求官直葢取官之所入而不覆較者得其贏以

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為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為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之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

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貧之原也從其可䘏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䘏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兹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

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師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之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為者然苟自今從其可卹而收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故為是三説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

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也然臣愚以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畧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官踰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者不見

其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為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已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譟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

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葢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耕田為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蔽可去也三冗既去矣天下之財得以

日生而無害百姓充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為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為漢文帝不宥則為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逃避熈寜二年三月上時為大名府留守推官

上神宗乞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

曾　鞏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祭祀是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而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其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

承五代之弊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
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萬墾
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户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
五萬頃治平户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
天下歳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歳費亦一億萬以
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幕職州縣官
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
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

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郊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合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如皇祐治平之盛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盖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約者必本

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葢約而言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

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嫱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至誠惻怛格於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忠惟陛下裁擇元豐三年十一月上時判三班院

上哲宗乞裁減冗費　　韓忠彦

臣等近奉敕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戚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宫室器械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惟獨宫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合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朝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己為人無所不可有欲裁損宫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

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按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内内侍省并御藥院内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賞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内内侍省御藥院内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寮支賜即許會問入内内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歷元年又詔入内内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内中用度之數以

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為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歴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宫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鈇鉞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上時為户部尚書同蘇轍韓宗道上

上徽宗進國用須知　　陳瓘

臣伏見仁祖之時臣寮上言曰周制冡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或判户部或判度支然則宰相制國

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院減兵三司減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故也臣謂當仁祖之時官制未立自元豐以來制國用之職在三省矣戶部右曹之所掌乃天下財用之根本也神考理財之政所以法先王而慮萬世元祐之臣雖有紛更然天下所積財物朝廷亦不盡取今則一年之間連下五敕凡提

舉司所積錢取之殆盡竭天下根本之財壊神考理財之政繼志述事豈宜然哉今具五次朝旨下項

一元符三年九月八日勑府界諸路見管坊場錢除本路一年合支數外將剩數更留一半準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勑府界諸路見管常平役錢除本路一年合支數外將剩數更留一半準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敕諸路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應副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一日敕諸路提舉司將見在量添酒錢依抵當息錢已得指揮施行今後支使不盡錢數並封樁准備朝廷支用

一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初二日敕府界諸路提舉司所管錢物除依指揮起發及除留出本年合支散外餘剩更留一半錢數不多深屬闕少糴本今於

元祐年中所納助役錢内撥一半充常平糴本餘一半許櫂貨務召人入便或計置起發上京兊那往三路添助常平糴本

臣竊惟神考立法之意取民之財還以助民故天下諸路州州縣縣各有蓄積將以待非常之用不使有偏乏之處故右曹錢物不得與别司交雜違條輒用者徒二年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剩財物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緡為額只以三年為期盖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

資邊用神考愛民之慮可謂深矣遠矣今當紹述此意豈宜取三十年間根本蓄藏之物一切大違成憲而偏用之於一方乎且上件五項所取之類以天下計之萬數不少於此類内河東陝西京西三路之撥與提刑司者其數幾何河北路交撥與措置糴買司者其數幾何川陝西路具椿管數目闕鄰路名人入便及與茶馬司對數交兊者其數幾何臣謂凡此八路那移兊撥皆主於邊費而已自餘路分起發入京西飛於塞下者又不

知其幾何然則天下蓄積之物皆運之於邊矣若使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則三十年積之而一日用之猶足以濟一時之權成不得已之計今則不然但刻割諸路以補一方之瘡痍而已臣恐一方瘡痍補之未合而天下之財之患有不可深言者矣臣生長南方不能周知四境之事且以意度之西邊財用匱竭則供億調度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剩之物今於無事之時既巧取而偏用之矣或有東南意外不庭之患又將取之於何地

乎臣竊考唐武德以後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置都督列州縣開元中置節度使以統之軍城戍邏萬里相望然而當此之時糗糧出於屯田馬牛出於監牧戍卒繒布取足於山東而已未嘗罄天下之積以從事於一方也今五勑之所取非歲歲常有之數方主議臣充位之時賴此紓目前之急為廟堂久遠之慮當如之何制國用者既不䘏此議棄地者又執偏見不詢衆庶之論不盡邊臣之說各以私意自復其言因循相仍馴致大患縱

以闕之為憂不過請行鬻爵之類耳神考創法比隆於三代彼中世之陋法如鬻爵之類乃熈寧初議之所不取也當時條例司臣僚參議論者今為輔相忍不為陛下一言之乎又况神考自有為之初以至法度之成憂勤不倦非一日之積也所以建子孫萬世之業為四海無疆之慮何意今日繼述先緒乃復遽取中世之陋法而行之者也使財用有餘則朝廷議論自不至此然則神考十九年焦勞之慮特為今日目前之費爾豈不痛

哉又聞獻議之臣欲裁損州郡供給減削吏人請受以佐國用樞密院減罷陜西諸路准備官員數以節冗費此不得已之計非無毫髮之助也然使神考理財之政不為廟堂所壊則臣寮議論亦不至此此等不得已之事不免漸漸為之則算間架除錢陌貸富人錢穀責御史告身之類安保其不漸為也主議大臣既去之後設有此事則其斂謗欲使何人當之故凡户部不得已之下策皆非神考大有為之初意也漸用不得已之策頓

改大有為之意名曰建中而偏為過甚之舉名曰繼述而大違神考之緒甚矣其可痛也陛下嗣位之初肆赦天下大弛逋欠此迺真宗之所嘗行而神考之所欲為也紹聖役法有一倍三料之文神考素意欲俟歲久積多則時一弛之所以遠繼成周馭民之法而俯取漢文弛租之政以悅斯民以名和氣以為後嗣之式也夫上之所弛者其數既多則下之所獲者不為僥倖周官八則所謂予以馭其幸者雖非日行之常事是乃馭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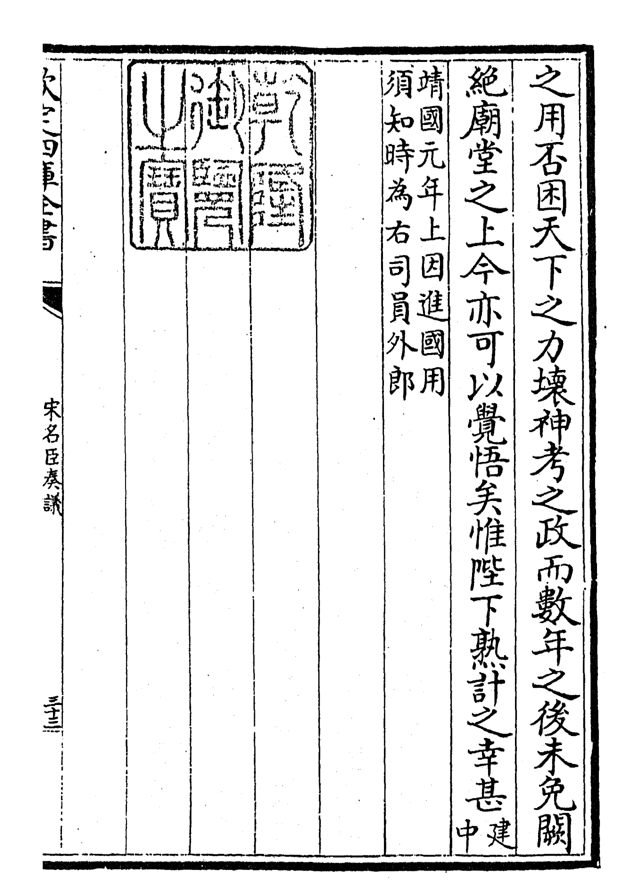
美意陛下式祖宗而行之可謂得繼述之義而人臣之所宜將順者也然方國用匱乏之時而所弛之物其數太多故所謂傾天下之財而使無孑遺者言者之所當慮也然赦敕之所放陛下所以廣恩惠五赦之所取大臣所以備邊乏廣恩惠以收人心有益之事也因邊費而壞成法無益之舉也又赦敕所放其數止於二千餘萬五赦所取其數不知其幾萬萬也陛下為有益之事以法祖宗其數又少方乏財之時尚不可以不言大臣

為無益之舉以壞先憲其數甚多方乏財之時安可以不慮乎竊惟神考承祖宗久安之緒熙寧之初國用匱乏而理財之政未修也王安石曰有天下者豈以乏財為患哉於是講理財之法立天下之政緝熙增損十有餘年至於元豐之間法度成就然後州州縣縣皆有蓄積天下無偏乏之處將以待非常之用則所謂有天下者不以乏財為患信不誣矣今則不然耗根本之財壞已成之法雖西邊用度目前不乏而天下方匱乏之患將

由此而作矣蓋神考為子孫萬世之慮故政事既立而天下無乏財之患今日壞神考之法則天下之患必自乏財而生此必然之理也且自祖宗以來天下諸路轉運司或有非常之用必須干告朝廷既在經費之外於理自合應副然自熈寧以前常患無可應副者以理財之政未脩故也由元豐以來根本蓄積之財州州縣縣聚如江海法防堅固内外充溢轉運司經費之外設有干求以此應副不患不足然而神考愛惜民財謹守交

雜之法轉運司雖有干求亦不輕與故當時轉運使劉
攽之徒妄有乞貸者皆被謫罰今則邊方用度百倍於
昔轉運司匱乏廹窘異於平時雖有乞貸理合應副然
朝廷於其所請例皆峻拒朝廷豈為愛惜民財謹交雜
之法乎良以乏財而已矣諸路誤以乏財廢事為轉運
使者安肯受無名之謫乎夫州州縣縣蓄積之物一年
之內皆以五斂取之而尚以乏財為患可不慮哉臣願
陛下詔宰臣制國用俻戶部右曹之政明提舉官覆奏

之法委官選吏會計五敕所起都數若干已到若干未到若干自餘八路那移兑撥以充邊用者若干陝西河東邊費除繫本路錢物及朝廷以錢應副外已用五敕所及外應支五敕所起者其數各若干除已用應支外所餘之數尚有若干凡已往之費不可追究未來之費所宜會也前此朝廷遣使會計邊費已用之數所得者簿歷盈車不可覆考重有煩費無補於事今臣所論者右曹根本之財而已不知五敕所起可以為西邊幾年


之用否困天下之力壞神考之政而數年之後未免闕
絕廟堂之上今亦可以覺悟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建中
靖國元年上因進國用
須知時為右司員外郎

宋名臣奏議卷一百三